

【网络文章】

浅谈哈萨克文字母拉丁化改革：不是技术问题而是政治问题

哈萨克斯坦新观察

<https://mp.weixin.qq.com/s/WvIaWvRIawR9ApENcBfjQ> (2020-9-15)

文字（语言）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改革从来不是一个简单的技术问题，而是政治问题。2019年10月21日，距哈萨克斯坦首任总统纳扎尔巴耶夫颁布哈萨克文字母拉丁化改革法令整整两年。在这个当口，哈现任总统托卡耶夫发推文表示，已下达指令尽快“敲定哈萨克语的拉丁字母版本”。但他也透露，新的字母表目前仍存在缺陷。

（注：本文所讨论的哈萨克语指的是哈萨克斯坦境内使用的哈萨克语。中国境内的哈萨克族也说哈萨克语，但其书写与哈萨克斯坦有别。）

截至目前，哈萨克斯坦推行的哈萨克语字母拉丁化改革已历时两年之久。虽不能说未见寸功，但总体而言难尽“改革推行者、民众和第三者”之人意。按照哈官方的说法，问题在于字母表仍存在缺陷，这似乎是个技术问题。文者，国之基。一旦付诸应用，牵涉甚广。不可不反复掂量琢磨，以臻至善。但时至今日，文字学、语言学在相关领域已取得了精深的发展，而且此前已有众多国家积累了丰富的改革经验，技术上本不应存在难以克服的障碍。应该看到，文字（语言）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改革从来不是一个简单的技术问题，而是政治问题。诚如是，哈萨克斯坦即将迎来独立30周年，其推行文字改革在政治上有自己的特殊考虑，同时也面临着特殊困难。

拉丁化/去俄化

哈萨克语拉丁化一事于2017年提出，这一年恰逢哈萨克斯坦民族独立25周年。四分之一世纪以来，哈萨克斯坦取得了巨大的社会经济成就，外交上也获得了国际社会的认可，在西方、欧亚、亚洲和伊斯兰等各类国际组织中占据重要地位。

这是一个历史的峡口。用纳扎尔巴耶夫的话说，做一些事的条件成熟了。他2017年4月12日在题为《面向未来：社会意识到现代化》的署名文章中指出，应从2018年起在全国推广哈萨克语字母拉丁化。哈萨克语拉丁化改革的序幕由此拉开。

对哈萨克语来说，拉丁化并非今日之新发明。20世纪20年代末至40年代初，哈萨克语就采用拉丁字母书写。从30年代初期开始，拉丁化的发展受到限制。当时，苏联当局下令各民族改用西里尔字母（与俄语保持一致），并在整个苏联空间大力推广俄语。通过语言政策等强制手段，构建出“苏联人”这一新的身份认同。苏联在消除了其治下各民族的民族属性的同时，却借用西里尔字母和俄语巩固了俄罗斯族的优势地位。

尽管苏联已不存在，但西里尔“化”的哈萨克语仍在哈萨克斯坦沿用至今。这让人们在使用时总要受到俄罗斯/俄语的桎梏和形塑。纳扎尔巴耶夫提出的“拉丁化”与“去西里尔化/去俄化”，不过是一体的两面。正如德国的突厥语专家凯尔纳·海因凯勒所说，哈萨克斯坦的字母拉丁化更多地是要摆脱苏联的过去，“表明自己是一个独立的现代国家，是一个民族”，而不是出于普及文字和经济目的。所以，这项政策虽托名“现代化”，其内里的实质却是通过“去俄化”来塑造独立的哈萨克斯坦社会意识，用学术的语言来说就是构建哈萨克斯坦的国家身份认同。

“做一些事情的条件成熟了”



苏联解体后，许多苏联加盟共和国都采取了“去西里尔化/去俄化”的语言文字政策，在中亚国家中推行力度最大的是乌兹别克斯坦。但哈萨克斯坦当时并未实行该政策，甚至给予了俄语官方语言的地位。

哈萨克斯坦之所以未在独立之初“去俄”是因为不存在合适的条件。独立之初，哈萨克斯坦是中亚唯一一个主体民族人口不占绝对多数的中亚国家。1990年代初期，哈萨克斯坦境内的哈萨克族与俄罗斯族人口基本持平。在当时的形势下，哈萨克斯坦政府在制定语言政策时，不得不考虑其他民族，特别是俄罗斯族的情感和利益，以维持国家统一和社会稳定。此外，非常重要的一点是，俄罗斯族大多居住在与俄罗斯接壤的哈萨克斯坦北部，在独立之初存在分离倾向。如果因推行“去俄化”而与俄罗斯交恶，“克里米亚危机”式的悲剧当时就可能发生在哈萨克斯坦。这些都是乌兹别克斯坦所不必顾虑的。

为了解决这些问题，哈萨克斯坦采取了一“回”一“迁”两大举措。

“回”指的是，哈萨克斯坦政府在20世纪90年代制定和实施了一系列招徕国外哈萨克族人回归“历史祖国”的优惠政策。哈国法律规定，具有哈萨克族血统的外国公民、无国籍人士或永久居住在他国的哈萨克族人，当哈萨克斯坦成为主权国家后可以返回国内并永久居住。2016年初，哈萨克斯坦卫生和社会发展部就业和移民委员会副主任哈尔焦巴耶夫透露，哈萨克斯坦取得独立以来，共有955,894名（逾26万户）同胞移民回到哈萨克斯坦，再加上一部分同胞属自行迁移人员，“我们可以自信地说，移民哈萨克斯坦的同胞人数已突破100万”。

这项措施大力提升了哈萨克族在国内的主体地位。再加之哈萨克斯坦独立以后俄罗斯族人和乌克兰族人大量流失，据2015年数据，其人口逾1700万，哈萨克族在哈萨克斯坦全部人口中的占比由约38%升至66%，俄罗斯族则降至了21%。

“迁”指的是，哈萨克斯坦1997年底正式宣布将首都从阿拉木图迁至位于北方的阿克莫拉，也就是后来的努尔苏丹。迁都带动了哈萨克族从该国南部向北部移民，此举改变了哈萨克斯坦“南哈北俄”的民族分布局面。哈萨克族在哈萨克斯坦北方占比的上升，降低了该地区分离的潜在风险。

与此同时，哈萨克斯坦政府以法律形式不断提升哈萨克语的地位。例如，《哈萨克斯坦共和国语言法》要求国家行政人员掌握哈萨克语，规定至少50%的媒体广播应使用哈萨克语。这促进了说哈萨克语人数的增长。

20余载久久为功，纳扎尔巴耶夫2017年认为条件成熟了。北部分离的潜在危险已降低，俄罗斯族人口的减少、哈萨克族人口的增加、哈萨克语的强制普及，为对哈萨克语进行改革奠定了人员基础。

“哈萨克人，特别是年轻人支持这项改革”，参与新字母表制定的哈萨克斯坦语言学家法兹尔扎诺娃如是说，“很多哈萨克人认为西里尔字母表带有苏联统治的影子”。据她的语言研究过去十年的调查显示，2007年，18至25岁的青年中有47%的人支持改用拉丁字母，至2016年，这一数据已飙升至80%。“这是人民和国家的选择，我们国家独立的历史终于开始了”。

代价与阻力

在后苏联空间内，阿塞拜疆、格鲁吉亚、摩尔多瓦、土库曼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等国家独立后实行了文字拉丁化改革。目前来看，前三个外高加索国家的改革成果较为显著。这主要是因为外三国的“俄罗斯”化程度不似土库曼斯坦、乌兹别克斯坦那样深。与外高加索三国相比，土库曼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和哈萨克斯坦等中亚国家的俄罗斯化/俄语化从19世纪中后期就已开始了。1891年沙俄正式吞并中亚后，沙皇当局为巩固统治，极力在中亚推行俄罗斯化政策。为了推广俄语，沙俄政府在中亚开设了大量的俄语学校，并下令将俄语大量用于行政指令和社会交流。



土库曼斯坦独立后采用了较为极端的改革措施，关闭了所有的非土库曼语学校，在高等教育领域实施全面的土库曼语化。但拉丁化的土库曼语使用范围仍十分有限，该国网站至今使用俄语。而在乌兹别克斯坦，民众对改用拉丁字母给阅读和书写带来的困难感到不满。相当大一部分人因无法掌握拉丁字母而继续使用西里尔字母。近来，俄语班和俄语学校的数量又有增加趋势。

可以说，实行了拉丁化改革近 30 年的土、乌两国改革效果并不明显。在当初政治意图所产生的改革推动力逐渐消退后，俄语及西里尔化/俄语化的文字凭借已形成的路径依赖又逐渐扳回一局，甚至占了赢面。

АЛФАВИТ
казахского языка, основанный на латинской графике

№	Написание	Звук	№	Написание	Звук
1	A a	[a]	17	N' n'	[n], [nr]
2	A' a'	[ə]	18	O o	[o]
3	B b	[b]	19	O' o'	[o]
4	D d	[d]	20	P p	[p]
5	E e	[e]	21	Q q	[k]
6	F f	[f]	22	R r	[r]
7	G g	[r]	23	S s	[c]
8	G' g'	[r]	24	S' s'	[m]
9	H h	[x], [h]	25	C' c'	[t]
10	I i	[i]	26	T t	[t]
11	I' i'	[i], [i]	27	U u	[y]
12	J j	[ʒ]	28	U' u'	[y]
13	K k	[k]	29	V v	[b]
14	L l	[l]	30	Y y	[y]
15	M m	[m]	31	Y' y'	[y]
16	N n	[n]	32	Z z	[z]

哈萨克语拉丁化字母表

对于近年才启动拉丁化改革、“俄化”更深的哈萨克斯坦而言，会付出何种代价，又会遇到怎样的阻力？

据哈官方媒体报道，截至目前，对于这项为期 7 年的拉丁化改革，哈政府的总预算为 2180 亿坚戈，约 6.64 亿美元。其中大约 90% 用于教育领域，出版使用拉丁字母书写的教科书等。阿拉木图经济研究所所长卡西姆汗·卡帕罗夫还指出，政府未列出将身份证、护照、法律条文等官方文件全部替换成拉丁字母需要的资金。据卡帕洛夫估计，这部分开支高达 3000 万美元。而至于改革对私人企业和个人生活造成的经济损失，“这无法估量”。

与此同时，这场看似不直接接触俄罗斯利益的哈萨克斯坦国内改革，还在俄罗斯信息领域掀起轩然大波。“去俄化”等字眼时刻牵动着俄罗斯群众的神经。虽然俄罗斯官方表示支持哈国政府的决定，但是仍有部分俄罗斯人认为，纳扎尔巴耶夫的改革就是要完全隔断哈萨克斯坦与莫斯科乃至整个“俄语世界”的联系。俄罗斯修辞协会主席安努什金教授更指出这场拉丁化运动背后存在外交问题，“哈萨克斯坦的西方化是美国和欧洲的需求，而我们当然不想失去俄罗斯思想和文化的影响，我们不想失去与任何国家，特别是与哈萨克斯坦的友谊”。

2019 年 10 月 21 日，距哈萨克斯坦首任总统纳扎尔巴耶夫颁布哈萨克文字母拉丁化改革法令整整两年。在这个当口，哈现任总统托卡耶夫发推文表示，已下达指令尽快“敲定哈萨克语的拉丁字母版本”。他透露，目前，新的字母表仍存在缺陷。

随后，哈教育和科学部部长阿斯哈特·阿伊马罕别托夫也表示，原定于 2020 年将拉丁字母引入中小学的计划暂时无法实现。种种迹象表明，哈萨克语的拉丁化改革并非设想得那样顺利。

何以现代化？

我们在看到拉丁化改革“去俄化”那一面的同时，也不应忽视纳扎尔巴耶夫试图借此融入世界的雄心。纳扎尔巴耶夫在 2017 年的国情咨文中提出，“哈萨克斯坦将通过第三次现代化——



国家身份现代化，跻身全球前 30 先进国家之列”这一目标，而国家身份现代化最核心的一步就是哈萨克文字母拉丁化。

就哈文字母拉丁化这一问题，俄罗斯地区问题研究所所长德米特里·朱拉夫列夫持肯定态度，他指出，“哈萨克语向拉丁字母的过渡不仅有利于英语的学习，更巩固了突厥语的统一性”。

白俄罗斯国家文化中心理事会主席列昂尼德·皮塔连科更指出，以拉丁字母为主的全球信息空间为哈国的文字改革提供了极大可能，同时拉丁化改革也帮助哈萨克斯坦更好地融入现代交流。

不难看出，拉丁化改革将推动哈萨克斯坦成为现代数字化世界的一员，加强与突厥语世界的政治、经济和文化联系。由此而实现社会意识的现代化，通过现代化而重塑出一个当代的哈萨克斯坦国家认同。这也是尽管饱受国内外舆论压力，纳扎尔巴耶夫的決心毫不动摇，仍极力地推动拉丁化改革的重要原因。

但有计划之行动往往产生的是未预料之后果。目前，这场改革“现代化”的一面展现给世人的几乎没有，更多的是其“去俄化”的那一面。这大概是由哈萨克斯坦当前的历史任务——完成独立所决定的。要提醒的是，“去俄化”已产生了激发民族主义的副作用。潘多拉魔盒打开容易关上难，哈萨克斯坦的政治精英已经体察到了这一点，只不过有人在担忧，有人在利用。

总而言之，在大历史视野的观照下，“实现独立”仍将是理解哈萨克斯坦，乃至所有中亚国家现阶段发展的一个关键词。

《民族社会学研究通讯》第 1 期-第 315 期均可在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图书分馆网页下载：
<http://www.sachina.edu.cn/library/journal.php?journal=1>.
也可登陆《中国民族宗教网》<http://www.mzb.com.cn/html/Home/category/36460-1.htm>
在“学术通讯”部分下载各期《通讯》。
《通讯》所刊载论文仅向读者提供各类学术信息，供大家参考，并不代表编辑人员的观点。

中国社会与发展研究中心
北京大学 社会学人类学研究所
中国社会学会 民族社会学专业委员会

本期责任编辑：马戎、王娟
邮编：100871
电子邮件：marong@pku.edu.cn

